

徐霞客游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七版

全書四冊定價大洋二元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標點者 莫釐樵子

校正者 何 銘

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_{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式標點文學書

古文辭類纂

精裝三冊 定價五元
洋裝六冊 定價三元六角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曾文正公詩集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六種

精裝二冊 定價三元八角
洋裝六冊 定價二元

曾文正公家書

洋裝二冊 定價一角

曾文正公日記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徐霞客游記

洋裝一冊 定價二元

老殘游記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孔子家語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世說新語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

老子新註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兩般秋雨盦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

古文觀止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六角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三角

戴南山集

洋裝三冊 定價二元二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白香詞譜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斷腸詩詞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徐霞客遊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釐樵子標點

滇遊日記

己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饋殮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卽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莊碧湖南坡塍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峽。沿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卮當聳首下塢中，是名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臺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閤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場之澗西出，合而揭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卮屋當坡東，若綰其口者。由是卮

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駟，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塢，縮谷成邨；「曲夾通幽入，靈泉夾水居，」古之陳朱邨，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爲呂揮使夢熊之壻。）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玉寨。是日，飯於白玉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疊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玉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皚皚，而不及登。（鳳羽一名烏弔山，每歲九月，烏千萬爲羣，來集坪間，皆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烏輒投之。）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邨，有山橫

亘南，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澤，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驕邨，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邨，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澗之西，乃南臨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巖出鑛。山之東，卽鄧川州。）與西之橫互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嶺，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逼仄深墜，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楹，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窳，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著手卽膩，不可脫。蓋其洞旣不高曠，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僣僕，而益增其煤膩。

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卽遊爲妙，過一月輒爲烟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採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西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與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卽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感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其愜幽興。飯後，仍逾西嶺，稍南，遵花甸路，遂橫

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閤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閤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樽於架上，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邨氓慣走緬甸，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饗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瑩山，卽土主廟北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

紛紛，耆者攜一猪，就塋間火坑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弔殺之，亦烹以祭。廻憶先塋，已三違春露，不覺慨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湧出，崖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勢而返。下午，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門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日——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崆水口，既極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此碧湖洱源海及觀晉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夾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鷲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

過之，或挾而濚之：百狀以盡超邁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怡。二里，顧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浹汗，有疾者輒愈。（九蒸臺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遜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梳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苴怯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邨富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琢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鳳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飯，而檐大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苴

怯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悶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苴怯江上者——西行陸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塘漱澗，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邨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盤相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圯。鐘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園，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挾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兩旁陸低於溪，壅岸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苴怯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壅，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

，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罨畫，脩脩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鶯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川州治，當山腋曲間，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直怯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互於西山，卽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卽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岐踟躕，時已過午，腹餒，余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互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志，昔六詔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賧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詐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賧以臂約認之還。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詒之，得自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

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蒔江與鄧川驛路從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苴佉悶地二。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嘴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嘴，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互之南，尚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逾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殮，余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嘅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遜而抱

水東向如缺，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後，石簦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簣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卽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晚殮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

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鄧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峽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堵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鄧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鑒。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卽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卽發花如峽蝶，翳翹棚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峽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

，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經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爲險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峽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躡，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巖，對崖亦穹環駢連，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竄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